

朱穎輝 ● 輯校

孟稱舜集

中華書局

朱穎輝 輯校

孟稱舜集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孟稱舜集/朱穎輝輯校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 2005

ISBN 7-101-04220-1

I. 孟… II. 朱… III. ①孟稱舜-古代戲曲-藝術評論②孟稱舜-人物研究 IV. I207.3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4)第 007408 號

責任編輯: 顧 青

孟 稱 舜 集

朱穎輝 輯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1 3/4 印張·357 千字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-2000 冊 定價: 46.00 元

ISBN 7-101-04220-1/I·550

前言

一

孟稱舜是明末清初的戲曲作家、戲曲理論家，也是一位尚未被充分認識的歷史人物。

在十七世紀的中國劇壇，孟稱舜是湯顯祖以後、洪昇和孔尚任之前的佼佼者之一。與同時代衆多的戲劇家相較，他最大的特點是視野開闊，多所涉獵，在戲曲學所包含的諸多領域，幾乎都有引人注目的建樹：他創作的戲曲作品，已確知的就有十種，既有短小的雜劇，也有長篇的傳奇。其中，鮮明地提出了嶄新的進步戀愛觀的《嬌紅記》，在我國戲曲史和思想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。而《桃花人面》與《英雄成敗》，或以其對《牡丹亭》神韻的着意繼承，或以其針砭時弊的犀利筆鋒，則早已爲論者所樂道。他編纂的《古今名劇合選》，是公認的元明雜劇的一部重要選集。雖然他沒有留下戲曲理論專著，但是《古今名劇合選序》，却已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戲曲主張，堪稱古典曲論中的名篇。連同散見於《古今名劇合選》的大量評點所闡發的許多精當的藝術見解，顯然已組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戲曲理論體系。此外，他又寫有大量詩文和一部史評，是個早有文名的詩人、文學家和史評家。

但是，這樣一位有作爲、有貢獻的歷史人物，却在其同時代人和後人繁多的著述中，沒有佔據應有的位置。所幸者，他的劇作大多保存下來，《古今名劇合選》完整地流傳至今。而他的詩文則多已散佚，尤其是關於他的生平事跡，史籍記載寥寥可數，留下了許多未知領域。最爲令人遺憾的是本來就不多的有關孟稱舜事跡的記述還互相牴牾，令人莫衷一是。其典型例證是對孟稱舜籍貫的記述歷來就有三說之多：會稽說、山陰說和烏程說。其實孟稱舜本是會稽人，這已在他的自述中多次署明，無庸置疑。但像卓人月、沈泰這些孟稱舜的同時代人乃至摯友，竟也存有異議，後人更是以訛傳訛，至今不絕。這種情況，對於深入研究孟稱舜的著述和準確判斷他的歷史地位，顯然是不利的。

在研究工作方面，孟稱舜的戲曲見解一直被忽略、被遺忘。他在整理古籍和輯校劇作的成績只被淡淡一提。歷來的人們似乎認定他只是個劇作家。而對於他的劇作的研究，長期以來也只有雜劇，甚至只限定在《桃花人面》和《英雄成敗》這兩種。傳奇作品很少提及。尤其是對其代表作《嬌紅記》的深刻思想內蘊和獨特藝術魅力的闡述，更一直是付諸闕如。

近年來，學術界對孟稱舜的研究表現出愈來愈濃厚的興趣，並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進展。論者們不僅重新估價和深入探索孟稱舜劇作和劇論等多方面的貢獻，而且刻意搜求有關孟稱舜的史料，力圖追尋歷史的踪跡，重新展現這位三百多年前著名戲曲家的本來面目。王季思師主編的《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》選入孟之力作《嬌紅記》並予以評點，從而恢復了這部傳奇在中國戲曲史上的應有地位。還應當

提到的是，早在六十年代初期，王季思師已明確指出：比之晚明大量出現的才子佳人戲，孟稱舜的《嬌紅記》「閃耀着新的思想與藝術的光輝。」它表現了《牡丹亭》以後愛情戲的一個新的轉折——向現實主義的道路發展。」（《中國文學史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三月第一版）這無疑是重評《嬌紅記》的先聲。

同孟稱舜在中國戲曲史上的實際地位相比，現有的研究工作尚有待向新的廣度和深度拓展。而對於孟稱舜生平資料及其作品的系統整理並結集出版，尚未提到議事日程上。這就不能不使孟稱舜研究乃至明清戲曲史研究的深入開展受到影響。因此，儘早地向研究者提供一部較為完備精確的孟稱舜生平、創作史料集，顯然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感。這也就是我輯校《孟稱舜集》的初衷。

二

孟稱舜，字子塞，又作子若^{〔一〕}，號卧雲子、花嶼仙史。會稽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生年不詳。但從他在《古今名劇合選》對《王榮登樓》的一條眉批所提供的線索，可推知他當生於一六〇〇年（明萬曆庚子，即

〔一〕近人和今人論著，多認為孟稱舜「又字子適」。但我在明清史籍中，尚未見到如此記述。「子適」可能是「子塞」之音之轉。

萬曆二十八年)前後。

孟父應麟，字叔文。《會稽縣志》稱其爲人「廉正不阿」，萬曆甲辰以明經授兗州別駕，曾鎮壓白蓮社起義。後爲部所撼，抗辭奉母歸里。可見他是封建時代比較典型的忠臣孝子和耿介儒士。

孟應麟有二子，長子稱堯，字子安，天啓丁卯舉人。稱舜居次。

孟稱舜自幼受家學影響，好讀《離騷》、《九歌》，工詩文詞曲。而爲人方行紆視，其心蒼然，常以道氣自持。鄉里人目之爲迂生爲腐儒，而不知其深情一往、高微官渺之致。從青年時代起，孟稱舜就與耿介孤忠的文人學士志趣相投，頻繁來往。堪稱其摯友的有馬權奇、陳洪綬、祁彪佳、卓人月等人。

馬權奇，《會稽縣志》有傳：

馬權奇，字巽倩。幼負奇氣，受《易》董中峰、王陽明曾孫懋策門下。事母極孝。辛未成進士，授工部主事，司琉璃廠。與閹官相牴牾，爲所中，後事白得釋。家素貧，復不能事家人產業，惟飲酒讀書，手丹鉛不輟。國變避兵，死於田間。所著有《易經解》、《詩經志》、《麟經志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名臣言行錄》諸書。

據現存的史料得知，馬權奇是孟稱舜最早訂交的同鄉故友。馬比孟年長十歲，而由於贊賞孟的修養和學識，屢屢不耻下問，常與孟研討學問。馬權奇《鴛鴦塚題詞》有云：「孟子塞，方行紆視之士也。與余同研席，時余壯而子塞弱冠耳。……余時治韓嬰詩傳，與之辯問往復，未嘗不歎謂三益也。蓋獨行不

欺，論世不誣，余信之稔矣。」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孟稱舜的戲曲創作活動中，馬權奇與他的交往十分密切。一六三八年春，《嬌紅記》脫稿，孟即示馬。馬激賞之，於五月間爲之作長序一篇。一六四三年六月，馬又爲完稿不久的《二胥記》作序，並詳加評點，對劇作旨趣多所闡發。他甚至曾因孟早年創作的《桃花人面》、《花前一笑》爲老生夙儒指責，起而辯白；即使被譏爲強詞奪理，仍不改己見，一再申述，爲孟稱舜幾部進步劇作獲得生存權利並擴大影響，提供了有力持久的精神支持。

陳洪綬（一五九八——一六五二），字章侯，號老蓮，浙江諸暨人，明末清初著名畫家。他雖然以畫行世，但工詩善書，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。而通過研究孟稱舜交遊的材料，我們又發現陳洪綬還是一位被人忽略了的見解精到的戲曲批評家。

僅據現存的史料，陳洪綬對孟稱舜十種劇作的四種作了評點，是評點孟劇數量最多、用力最勤的批評家。陳洪綬的評點不限於思想評價，而是從作品內容到藝術特色的全面剖析。舉凡作家的鑄詞冶句、叶韻入律、傳情寫態、設置情節、創造意境的技巧及其對前輩劇作家的繼承發展，都有深入的簡明的提示。他對孟稱舜的代表作《嬌紅記》最爲賞識，介紹推薦可謂不遺餘力。他不僅詳加評點，親作長序，而且還畫王嬌娘像四幅，並在其中第二圖上題有七絕一首。陳洪綬以其詩文書畫，爲孟稱舜的劇作增色不少。

陳洪綬自述與孟「友善稱相知」（《孟叔子史發序》）二人早在天啓年間已成摯友，直至崇禎末年仍有

交往的記錄。陳對孟的爲人爲文都十分佩服。孟曾論及「性情爲理義之根柢」，陳聞此論，「每歎爲信然」《節義鴛鴦塚嬌紅記序》。陳還爲《孟叔子史發》作序，贊譽「其議論高卓精詳」。「吾思孟十四，的是吾兄。詩與文皆淡，神和品共清。」《邀孟子塞（丁卯九月）》這些詩行，充分流露出陳對孟的激賞和思念的真情。

孟稱舜與祁彪佳也有深厚的交誼。祁彪佳（一六〇二——一六四五），字幼文，又字宏吉，號世培，浙江山陰人，晚明戲曲批評家。孟曾多次拜訪祁，二人常有書信往來。孟爲祁寓山十六景作詞，祁極賞識，譽爲「以高古之風，映秀潤之色」（《與孟子塞》）。

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祁彪佳的《孟子塞五種曲序》，反映出他對孟稱舜創作活動的熟悉和孟作題旨的理解。他簡述了孟作五部傳奇的先後順序，介紹了《貞文記》刊刻的地點和經過，並在逐一揭示了這些作品的題材和主題之後，總括孟劇的思想特色和藝術風格，認爲「會稽孟子塞先生之爲曲，則真古之詩也，抑非僅古之詩而即古之樂也。」進而斷言「以先生之五曲作五經讀，亦無不可也。」這不僅是一個封建時代戲曲批評家對孟稱舜劇作的最高褒揚，而且，在那種視戲曲爲「末技」的精神禁錮的歷史氛圍中，祁彪佳公然把戲曲與「正統」的「五經」相提並論，則無疑是振聾發聵的勇敢的呼號。

卓人月也是孟稱舜志趣相投的朋友。卓人月（一六〇六——一六三六？），字珂月，浙江仁和人，明末詩人、劇作家。工詞曲，才情橫溢，早有時名，惜英年謝世。孟與卓在青年時期就有頻繁的文字之交。

一六二九年秋，卓人月編就《古今詞統》，收入孟稱舜詞三首，並親送書稿到會稽。孟閱後，很快就爲其作序一篇。而早在天啓年間，孟稱舜寫出《殘唐再創》雜劇，拿到杭州請卓人月作序。卓即在送別的筵席上二揮而就，寫成洋洋灑灑的《孟子塞殘唐再創雜劇小引》。

孟稱舜與卓人月的藝術觀點十分接近，對此，孟曾明白地說過：「予友卓珂月，生平持說，多與予合。」（《古今詞統序》）卓提出文體的流變，都是情的「宛轉幻化之態」（《盛明雜劇二集序》），又反對「昔人論詞曲，必以委曲爲體，雄肆其下」的成見，鮮明提出「並存委曲、雄肆二種，使之各相救」的主張（《古今詞統序》）孟對卓的論斷十分贊賞，他也談到：「詩餘以宛麗流暢爲美……予竊以爲不然。」提出「詞與詩、曲，體格雖異，而同本於作者之情」，故無論「柔音曼聲」或「清俊雄放」，只要能「達其情而不以詞掩，則皆填詞者之所宗，不可以優劣言也。」又說「詞無定格，要以摹寫情態，令人一展卷而魂動魄化者爲上。」（《古今詞統序》）這些見解，在其《古今名劇合選序》及許多評點中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。兩相對照，孟、卓二人所論，幾乎同出一轍。

卓人月對孟的劇作及其詞曲修養，曾給予極高的評價。他把孟的《花前一笑》、《桃源訪》（即《桃源三訪》）、《眼兒媚》與沈君庸的《霸亭秋》、《鞭歌妓》、《簪花髻》，並推爲「北曲之最」，而認定袁晁公、陳廣野之南曲劇作爲「南曲之最」，提出孟與沈、袁、陳四人之劇作爲當時可與馬、白、關、鄭及《荊》、《劉》、《拜》、《殺》相頡頏者。又說，北曲之道，「其難百倍於南，而子塞研計數年，其謹嚴又百倍於昔」。而孟之

《殘唐再創》雜劇，「又極其才情之所之矣，於我所陳諸公十餘本之內，豈不又居第一哉！」（《孟子塞殘唐再創雜劇小引》）詞多溢美，見出論者的偏愛。不過卓對孟的《花前一笑》也有些不同意見，認為該劇「易奴爲傭書，易婢爲養女」，「反失英雄本色」，於是「戲爲改正」，另作《花舫緣》。（《花舫緣、春波影二劇序》）

與孟稱舜過從密切的尚有盛贊《嬌紅記》爲情史中第一佳案的「王業浩、警孟爲」我朝填辭第一手」的倪元璐等多人。這些摯友知己，多與孟遭際相同、見解相似、志趣相投，尤其是秉性相近。他們都是深受儒學熏陶的文士，而且又都具有剛正不阿、耿介孤忠的品格。馬權奇曾與宦官相牴牾，王業浩曾彈劾魏忠賢，均遭閹黨迫害。陳洪綬一生不入仕途，明亡後混跡浮屠，縱酒自放。祁彪佳雖屢任顯宦，但也曾直言忤旨，又觸犯首輔周延儒，備受責貶，終於辭官歸里，隱居林下。明亡後堅拒清廷召聘，自沉水底。倪元璐官至戶部尚書，敢於直言進諫，曾在崇禎登極時，奏請速毀《三朝要典》。明亡，自縊死。卓人月則屢舉不第，亦能直言議論，指陳時弊。我們沒有忘記，孟稱舜之父恰恰也是一位盡忠朝廷、事母極孝、廉正不阿、滿腹經綸的封建時代的楷模人物。這種特定的家學和交遊所構成的文化背景，以及那個處於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動蕩年代，鑄造了孟稱舜「方行紆視」、「深情一往」和「品方正孤介，不肯與俗伍，不肯以私阿」的個性。在孟稱舜的整个人生歷程和他的創作活動中，我們不難感受到時代的風雲變幻，看得見乃父和朋輩們潛移默化的影響。

關於孟稱舜生平史料甚少，致使我們無法編成一部詳備的孟稱舜年譜，逐年展現他的人生軌跡。只能根據目前鈎稽出的有關材料，畧述其筆耕生涯和其他重要活動如下。

孟稱舜詩文俱工，早有文名。但從現有的史料考察，他的文學活動始於雜劇創作。約在明天啓年間（一六二二——一六二七），他寫了《桃花人面》（一）和《花前一笑》這兩部愛情戲，被鄉間的道學先生呵斥爲「不正之書」，隨即借黃巢故事，刺譏當世，撰作《英雄成敗》（後經修改，易名爲《殘唐再創》）以解其嘲。還有兩部雜劇《死裏逃生》和《泣賦眼兒媚》，均作於崇禎初年。

一六二九年，孟稱舜與其兄稱堯參加復社。復社是張溥、張采等人組織的文社，以「興復古學」爲號召，與東林相應和，入社者至二千餘人，「四方瞻學有聞望者半在列」，名動海內。「社中之人以節義相尚，目擊夫時事之濁亂，群奸之橫行，其議論率慷慨激昂。」（《復社姓氏傳畧·吳廷琛序》）復社成立後，張溥集社友七百餘人所著文共二千五百餘篇，題名《國表》，刊行於世。其中就收有孟稱舜的著作。惜《國表》未獲見。

一六二九年秋，作《古今詞統序》。《古今詞統》選錄孟詞三闕，即《卜算子》（江上）、《漁家傲》（塞上）和《金人捧露盤》（閨思），顯係其早年的作品。

（一）《桃花人面》後經修改，易名《桃源三訪》。

一六三二年，寫成《孟叔子史發》一書。孟稱舜因屢舉不第，發憤著書。此書共有史論四十篇，始許由論，終謝枋得論，是一部有獨立見解的史評。卷首有自序，述不得志而立言之意。

過了兩年，一六三三年，孟稱舜完成了他的力作《古今名劇合選》，並寫下一篇著名的序言。

一六三七年，孟稱舜加入祁彪佳組織的楓社，為該社的中堅。其時，復社屢受攻訐，甚至有言復社亂天下者。楓社則是一個政治色彩較淡薄的詩社。它以祁彪佳為核心人物，以祁的別墅寓山為活動據點。參加該社活動的，大抵是能詩善畫的致仕鄉紳和失意文人，其中也有不少復社成員，但其活動內容多為飲宴遊賞、拈題作詩、吹彈演唱等。是年，祁彪佳寫信請孟稱舜為其寓山十六景題咏，孟即「傾篋相授」。現存孟詩五首，收錄於祁匯編的《寓山注》中。

一六三八年春，孟稱舜將小說《嬌紅傳》譜為傳奇，題作《節義鴛鴦塚嬌紅記》。是年仲夏，撰題記。又填詞四闕（「題嬌娘像」之一至之四，調寄「蝶戀花」）。此傳奇思想藝術成就最高，堪稱孟之代表作。

一六四一年，孟稱舜會同祁彪佳等衆鄉紳共議查禁私販。據王季重記載，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，浙江「春夏間霖雨壞麥，米值驟騰」，「夏秋並歉收」。次年春，「雪十日不止，市絕爨煙，人心洶洶，數百里飢民群起為盜，劫掠郡邑，長官倉皇閉城」（《祁忠敏公年譜》）。越中私販乘天災囤積居奇，抬價漁利，甚而成群結夥，「列械堅旗，勢同叛虜」，官府差役，亦為毆繫。有的縉紳還充當了私販首領。（《祁忠敏公日記》）天災加上人禍，社會之動蕩，百姓之苦痛，不難想見。值此明王朝風雨飄搖、岌岌可危的時刻，孟

稱舜以縉紳身份，與當地諸紳共議對策。雖詳情未被記述，但亦可見他憂患時艱、欲挽狂瀾的用心。

一六四三年春，孟稱舜作《二胥記題詞》，此前，《二胥記》完稿。隨後，又作《二喬記》和《赤伏符記》。是年孟夏，孟稱舜作《貞文記題詞》，述及《貞文記》寫作之緣起及刻書募資情況，則《貞文記》當已脫稿。此前，孟曾於遊寓松陽時，數次憑吊楓林下之「鸚鵡墓」。「懼其久而漸湮也，乃與松邑好義諸子，募貲立祠墓後，名之曰『貞文祠』。」（《貞文記題詞》孟自述其立「貞文祠」，撰《貞文記》，均為「表揚幽貞，風勵末俗」。

一六四四年三月，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克北京，崇禎自縊煤山，明王朝覆沒。是年五月，吳三桂引清兵進入北京。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，閹黨餘孽阮大鍼、馬士英掌握了大權，欲置復社中人於死地。

當此鐵馬金戈、波譎雲詭的大動蕩時代，人們無不面臨嚴峻的考驗，孟稱舜也走到了他的人生旅程的十字路口。復社成員，或為故君死節，或遁跡山林，或東逃西散，或失身改節。孟稱舜究竟何去何從呢？

孟稱舜沒有悲壯的死，也沒有卑污的生。歷史的合力把他推上了一條獨特的生活道路。

從門人朱士稚的記述，我們找尋到孟稱舜的行踪。一六四六年夏，孟稱舜與其二子元晦、次微流寓浙江嵊縣，朱士稚與張宗觀避兵亦至嵊，曾共商遠遊之策。（《朱士稚日記》）

朱士稚，字朗詣，山陰人。祖廣，歷任少保兼太子太保、吏部尚書、文華殿大學士。士稚少好遊俠，

蓄聲伎，食客百數，以詩古文稱於時。張宗觀，字朗屋，亦山陰人，以王霸之畧自許。其詩恢奇磊落，樂府古風，尤絕倫品。與士稚齊名，交最善，人稱「山陰二朗」。在一六四五年六月，祁彪佳抗拒清廷召聘而自沉水底後，浙東抗清義師崛起。祁子理孫、班孫毀家紓難，會同朱士稚、魏耕等志士爲抗清復明大計。後事敗，魏耕被捕殺，理孫、班孫戍邊，士稚繫獄論死，宗觀賄獄吏得不死，不久獲釋。宗觀渡江馳見，未至而死於非命。士稚自此放蕩江湖間。

孟稱舜與作爲抗清志士的學生朱士稚以及朱的密友張宗觀，在明王朝覆亡未久時頻繁接觸，共商對策，想必也是湧動着同他們一樣熾烈的熱情。但事態的發展却無異是給他們澆了一瓢涼水。孟稱舜如火一般的熱情在這個艱難時世中慢慢冷卻了。當清王朝統治已日趨鞏固的順治六年，在作爲向皇帝推薦人才的「貢生」名單中，赫然出現了我們這位主人公的名字。不久，孟稱舜來到浙西的偏僻的松陽縣，就任一個小小的縣學學官——訓導，開始了「廣文先生」的生涯。

飽經離亂之苦的朱士稚後來回憶起他和乃師及朋輩們的淒慘境遇，筆端流淌着無限的思念和哀傷。他寫道：「七八年間而朗屋、元晦皆罹平陵之慘，師遁於廣文，士稚流行三若。回顧當日之言，竟無一當。言念舊事，慷慨系之。」（《朱士稚日記》）一個「遁」字，活脫脫點出了孟稱舜當時的處境和心境。

曾經在明王朝的腐敗政局中吶喊過、抗爭過，在滿族統治者入主中原之初醞釀過對抗策略的孟稱舜，竟順從地當了「廣文先生」，這種陡然變化的大轉折，當是歷史使然，同時也深深地體現了他命運的

悲劇性。面對着人世間的這場滄桑巨變，他曾試圖反抗，也許還探索過其他道路，但都沒有成功。在靜觀和沉思若干年之後，他終於選擇了這樣一條遠非轟轟烈烈的生活之路——「遁於廣文」。

松陽地處偏遠，「訓導」官卑職微。但孟稱舜並沒有消沉。他一如既往，以嚴峻、方正、執著的態度，在這個狹小的天地裏施展着他的才華，實現着他的抱負。

首先，他孜孜矻矻，整個身心投入了教育事業，「力以勵風俗，興教化爲己任。朔望升堂講道，闡明濂閩心學，課士嚴整，母（毋）敢或譁。」（《松陽縣志》孟稱舜傳）

修葺學宮，建置學田，是孟稱舜任松陽縣學訓導以後所做的兩件大事。當時，「適學宮頽廢，（孟）謀如家事，汲汲不休。廟廡俎豆有未備者，皆繕補之。尊經閣藉其落成。其有功聖門蓋不少云。」（《松陽縣志》孟稱舜傳）關於修葺學宮之事，徐開熙《修學建田紀略序》記述頗詳。徐序云：「松學自鼎革之會，幾爲榛莽。子塞孟先生司訓茲土，慨焉欲新之。首捐百金爲多士倡，夫人亦出其簪珥相助。由是邑之慕義者樂輸，費寡而功倍。」先生之視公事也甚於視家事，以故不避謗，不辭難，不治私室，夙夜乾乾，一以實心成務，故事用速成。於稽其役，則由殿而堂而廡，而啟聖祠、尊經閣、櫺星門、青雲路，皆煥然改觀也。且創省牲所、志公祠、景賢祠以潔案盛，以崇先祀也。」爲保證學宮修葺費用不竭，並儲資以賑貧士，供社課，孟稱舜又爲建置學田殫精竭慮。隆慶六年，松陽知縣楊維新取廢寺觀田二頃爲學田，但後來，學田並不歸縣學所有，租額收入統爲縣府抽調，從此名實皆空。孟稱舜到任後，即力請恢復學田，除清

理出被侵奪的田產外，又捐金置田，共得二頃有餘，選派諸生之明禮廉幹者管理，並請處州知府王崇銘撰《儒學義田碑記》，勒石以垂後世，冀杜絕侵佔、豪奪。

在松陽訓導任上，孟稱舜仍然不忘筆耕。《松陽縣志》說他「學富才敏，昕夕誦讀不絕，寒暑著述無休。」這樣不分晝夜寒暑，辛勤治學，作品一定會很多。可惜的是，目前我們能見到的，只有收在《松陽縣志》中的《志公祠義田碑記》和《松學義田說》，另有《置田記》和《碩人賦》片斷。據樊增祥《玉娘曲序》，我們還得知他在松陽時，曾將宋元間松陽籍貞女張玉娘遺集《蘭雪集》二卷梓行。此外，詩、詞、曲等一概不見，致使我們無法斷定入清以後，孟稱舜是否仍然從事戲曲的創作活動。

在松陽，孟稱舜雖「遁於廣文」，但方正孤介的秉性未變。正值他修學建田已大功告成，準備功成身退，效張翰、陶潛而思歸之時，松陽發生了枉殺士人的事件，孟稱舜挺身而出，為受屈文人辯護。徐開熙曾記述此事，云：「於時適有無罪殺士之變，諸士哭廟，塗墻抒其憤抑。當事者移檄，欲罪諸士。（孟）先生毅然以去就爭之，諸士得無恙。而先生亦力辭求歸，行李蕭然，夷猶自若。」（《修學建田紀略序》）仗義執言，結果禍及自身，不得不離開經營多年的松陽，代價是巨大的，而孟稱舜却泰然處之。徐序作於順治丙申（一六五六年）仲春，此事或發生於一六五五年。從孟稱舜在松陽最後做的這一樁善事中，我們欣喜地看見了他又一次爆發出正義的、反抗的火花。

孟稱舜在松陽的作為，甚得邑人贊頌。王篤甫寫道：「昔范希文（仲淹）立義田為一族計，今子塞立